暇老齋雜記

此條蓋因天啓楊左之獄而發崇禎中宦寺之權不減而刑上所不上大夫故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寛恤刑人、有古過於今者、如唐貞觀中、定制、五品以上得乘車就刑、或賜死於家、今職官及宦豎、俱以籃輿而無死家之條矣、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于京城西七里外、有甎銘上揭以榜、令家人收葬焉、今雖得瘞、而無給棺之法、茍非自識之、則甲乙莫辯矣、凡府寺州縣長官、五日一慮囚、官設漿飲月一沐浴、洛疾病、經醫藥、重者釋桎梏、家一人入侍、今雖有囚粮醫藥、而長官巡獄無定期、吏卒得恣為虐、漿

飯沐浴入侍、久不聞矣、即有之、亦各以賄為之、非上
恩意也、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二人入侍、今
雖職官有家人入侍之條、而無婦女之例矣、刑部歲
以正月遣使、巡行覆獄、所至閱獄囚扭較鐐鉤、治不
如法者、扭較鉗鎖、皆有長短廣狹之制、今長短廣狹
雖有定制、而吏卒為姦、以意增減、部寺恤行者出、亦
不聞覆閱刑具之條也、官品勳階第七而上輕罪及
十歲以下八十以上者、若廢疾侏儒懷孕者、頌繫以
待斷、頌繫、即今取保之意、然皆懸可否于官、而無定
制也、此皆守臧令主所宜加意、探古酌今、以禆　祖

以明代刑法之濫如此、雖復肉刑何益、果如止生所言、則廷杖之臣皆刖足耳、凡事皆有其本原、議欽恤而豈在於復肉刑哉

宗之不及者也、

唐太宗貞觀之政、幾於三代矣、所以不能者、以好名甚而存心不真、長孫無忌、房玄齡、更定律議絞刑之屬皆免死斷右趾、可謂寬恤矣、帝謂侍臣曰、肉刑廢久之、今復矣、吾不忍也、此溺于曹魏廷臣之言、欲為此以沽名耳、王珪蕭瑀陳叔達對曰、以死刑而斷趾、寬之也、死而得生、何難於斷趾、且為所斷趾者、欲見者知懼、止不為惡也、其言可謂直矣、後法曹裴弘所駁律令不便者四十事、遂詔重刪、而議者因阿上意、謂古者五刑、刖居其一、今法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

而加之刖足、是六刑也。遂除斷趾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吁何其言之不典也、五與六、亦惟措置得宜耳。豈有天造地設哉、即以五論、淩遲腰斬斬絞有分矣。合之為一、笞杖實一也、而分之為二、獨不可合笞杖而仍為五乎、肉刑之不可復、自魏文帝不果、而益以貞觀、遂難再矣、民易犯法、而死罪反多、皆二君為之、太宗之好名、較之魏文之畏吳蜀議、其非更甚而其要起於漢文、漢文除肉刑、而笞死者衆、亦直好名耳、非欽恤也、若欽恤、漢文豈能加于二帝三王哉、

宋高宗頗慎刑獄、乾道初、議者言令甲、審錄時、令主

者讀要解、務于詳徹、令因得自通其情、以合其欵、而獄吏憚于平反、摘略疾讀、離絕其文、嘈雜其語、造次而畢、呼因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人命所繫、輕忽如此、甚可痛也、請自今廷錄時、擇有口無害吏、依句宣讀、令伏辜者、得以通訴、詔從之、今因畫招、但見羣隷喧呼、威押一十字而去、并詞亦未具、何况摘略疾讀、畫招之後、徐為之詞、在吏胥之手、安用此具文為、此事最可痛悼、念宋事更惘然、

漢世重黄老、而宋人非之、我 太廟以亂國用重典、儒者極其說以開陳、終不足以回聖聽、乃因讀老子

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始惻然感霽、咸從寬焚錦衣衛非法獄具、悉以所繫囚送部臺審理、諭刑部論因諸武臣必親審、餘引奏于承天門外、命行人持頒理幡出、欲入理者聽入訴、諸無罪、當釋者、持平政幡、宣德意遣之、其在、重辟、府部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雜聽之、審錄其冤狀以聞、此欽恤之至、而垂法至今、生全多矣、雖其時聖人自有權衡、而微言所感、豈曰無因、蓋老子此言。原透出於儒墨名法之外。如食異味、自然爽口、非如脂牲美稻、可以常食、亦非脂牲美稻之可同論也、知此、始可以尚論矣。

泰陵明孝宗宏治也

泰陵時、大司寇馬文升言、伏覩律款言、凡强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決不待時、以强盜挾兵持刃、生殺在其掌握、姦淫惟其意欲、比叛逆相去爲不遠也、天順中旨下、人命至重、自今霜降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請令多官審錄、庶不寃枉、蓋專指秋後處決重囚而言、非謂强盜也、乃强盜則既決不待時矣、以强盜不分贓之多寡、情之輕重、而俱至秋後與衆囚會審、比於其時、監禁日久、翻易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柔弱者乃坐無詞、豈有當哉、是此法行而終無決不待時之强盜也、是强盜與鬪毆殺人者無以異也、惟强盜

鈞字舊刻脫點乃
羅明 譯

有犯、非時立決、而後猶庆知警、應辟以止辟之義卓哉先正之時、去尋常倍蓰矣、而朝廷不甚加意庸人樂於因循、今京師尚或舉行、北方響馬盜、張居正為政、使決不待時、而其餘尚仍往轍、夫強盜在獄日久不為惟鈞陽所言翻應、而又有挾詐良善、及得人賂攀扯無辜、及越獄反獄等事、十年以來、甚至竟脫枷鎖而為牢頭矣、人亦何患而不為之哉、萬歷末年、有者而佞者、為留都大僚、專以庇盜為德而無識者翕然宗之、天啓間、崔呈秀每見真盜必釋之、後人言盡以賄出、未必然也、實天下方以其人為賢、故其人好鑿

井修道、呈秀亦好鑿井修道、以自比於其人、而其所以欲自比者、以其人之貪過於我、而以小惠人稱其惠而不言其貪、故汲汲學之耳、今呈秀敗、而其人天下未盡知之、故撫按監司郡縣、無不以放盜為上策、此盜賊縱横日甚一日也、念我釣陽、豈可復見

本朝何尚書喬新、明於法律、其所論事多中、最善者、如云伏覩計贓科罪律四百六十餘條、是律也、律一定而不易、以鈔計贓者例也、例輔律、當隨時而無常、國初制律時、每銀一兩直鈔一貫、今八十貫矣、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而絞、今一兩而絞也、國初監守

盜銀四十兩而斬、今五錢而斬也、非法意矣、律曰、故禁平民致死者絞、故勘平民致死者斬、謂平民罪本輕、或本無罪而故禁故勘之致死、刑懲之、所以保民命也、今廢棄正律而不用、故恣雖無忌、此皆格言也。惜其所以處計贓之法、欲估計鈔貫、以銀多直錢千文鈔四十貫為得中、是八十兩而死者、今二兩而死矣、四十兩而死者、今一兩而死矣、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故余嘗于他書中駁之、所謂平民罪本輕、而故禁勘死之、如應得謫戍、止下死一等、而罪實不至此、乃以故禁勘而死、是即致平民於死也、其所重止在

故、所謂技者、亦非必挾賭不得、畏威而無含仇必報、性情執拗懶散、皆技也、得於此處推原詳察、而天下之免濫死于無名者、歲十萬矣、殺數酷吏、而歲活此數十萬、仁者所必為也、

北宋諸公、雖與王介父生前為敵者、毀之亦不忍盡抹殺、至南宋而幾于林杞合傳矣、勝國之初、大率如此、至　世廟時、唐荊川作左編、列之於名相、斯可謂卓識、嘗閱元人張伯雨詩、有讀臨川集一首、曰、班馬文章老琢磨、咎夔心跡半雕譌、執鞭願作鍾山吏、一祇字書隨白驢、此非世外高人、那能於流俗中開此

千古一轍

隻眼、一祇字書隨白驢、用俞清老事、清老少嘗與黄
魯直同學、後與荆公遊、魯直所云荆公晚年、門多佳
士者、荆公晚年删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
自以為平生精力、盡于此、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
書、終席或至千餘字、清老嘗冠禿巾、衣掃塔服、抱字
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逍遥
遊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作
王荆公騎驢圖、而山谷老人記之、但此不合曰鍾山
吏耳、此處那着得吏來、
宋時、失主自能捕盜、官尚有賞、故子瞻劉醜廝詩略

曰、翁既死于寒、客亦易此貂、我衹與完物、物色何遮邀、行路為出涕、二賊竟就梟、官賜二萬錢、無家可歸婚、為婿它日婦、婉然初主髻、今失主得盜、反為吏胥所困、費更倍於賊所劫、近日官欲護盜。更加意告失主以使不敢上訴。嗟乎、民何苦不為盜哉。雖然、典制亦有一疎。唐宋時不拘欲捕何人、官出賞購、積錢於市、蓋不獲則法不伸、而以法求之、不如以賞購之易也、蓋官亦有公田所入、專充此費、民亦計戶出錢以備用、今止曰無礙官錢、而官錢無礙者甚少、且尚不足以供上官支取、而以正課抵之、焉得為捕盜賞格

耶、似寬民此賦而毒民反甚矣

坡仙曰、海南無浴器、故嘗乾浴而已、余在河北亦然、尚於驢背帶得溫州浴器一具、兩年炎灼殺人、得此殊儆此老、或曰、子患難偕於儋耳時、而輒為此、亦不素位之一也、余無以答、

漢時輕車者車卒也、騎士者騎卒也、材官者步卒也、樓船者水卒也、故曰平地用車騎、山林險阻用材官、川澤用樓船、今轅門効用之士、需次補列較者稱材官、此乃名之曰步卒矣、悞矣、

儒者論事、不究本末、祇欲是古而非今、嘗考漢制、民

不過三日戍邊。儒者每以漢惜民、然考其時、戍卒之更有三品。其正卒有番休迭上一月、曰卒更。卒貧願僱得錢聽次直者出錢僱之月二千、曰踐更。法、天下人人各宜戍邊三日、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不輕復、勢不能皆人人行、為三日之戍、行者戍三日、亦不可便往還、因往一歲而更、諸不行輸三日錢入官給戍者曰過更。漢法不設軍於民外、故京師之南軍取諸郡國、北軍取諸三輔、而戍邊者亦自郡國發、安所得正卒、所謂正卒者、當亦于十人應戍一月之中僉一人以行耳、其踐更者、亦所令當戍一月者也、故聽自

僱其前行者、而過更則直官斂錢於民而給之矣。然十人令一人行、則卒更之錢、亦必自官斂之。覩踐更月二千、則他可知、大率每三日出錢二百、是一夫所出之戍錢也、漢二百錢、直銀一兩六錢、較今出丁錢孰重孰輕、亦可考矣、今總斂而不給、不如漢法之善也、

漢武功業、誠漢之第一、亦古今帝王之烈也。然兵制之壞、亦壞於其手、不特壞漢、而且壞萬世。置羽林期門屬南軍、置八校尉隷北軍、又設城門校尉十二城門候、而募兵始此。期門羽林之士、皆家世為之、而長

從始此。自是有養兵之費、而竭民以養兵始此。令相仍久矣、驟更之而人反若以為不便、武帝豈不悮萬世哉。

官尊而所將兵少、此亂世不得已之政也、蘇綽號練習、而乃導周太祖倣周典置六軍、六軍不滿五萬人而設六都、都十二大將軍、二十四開府、是都督所統纔八千人也、大將軍所統纔四千人也、開府所統纔二千人也、官尊則體大費多而役衆、伍易虛而士易貧、豈不背哉、

國家之制、每一軍給田五十畝、而又按田之高下以

寛狭之、鄧元錫太史謂大約三十六畝為一分、其言必有所自、然不可得而考也、或即其鄉論耶。

冬官治土地。故方正學每以周官無司空。非亡之也、漢儒不察其職散入他官耳、觀自唐宋來司空屬有屯田、其說亦有本、今六卿之職、大異周官。而本朝屯軍之牛犋農器屬于工部屯田司、則其意自在、今官亦不知屯軍之牛犋農器、而屯田官負其名矣。

胡尚書世甯論本朝軍制疏、極剴切中要。最得肯者。如云漕運京糧、民間之費、約米一石而致一石。今軍月支米一石、又加之以馬匹草料、而投跟勢要、上納

月錢銀二三錢此為以民間三四石之費而為勢要二三錢之需天下若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充軍之戶或緣垛集或緣歸附未必皆有罪也何今故絕而必清勾在今充軍之人必皆姦豪必皆巨惡未必有可矜也何不數年而即蒙赦宥此皆關一代之國體國制端肅之言烏可不三復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一終

殿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正統己巳秋虜患亟募四萬單壯隸勇敢營衛京師久多逋逃王者請治罪編尺籍御史練鋼言方召募時本激以忠義許事定遣歸故勇夫健卒雲集爭自効令久不解而恩賚未及飢寒切身則逃固其所也且近詔抵大辟者尚原死隸尺籍獨柰何使應募士與此輩伍乎詔弗問聽歸復業者數千人此或當時不受安家之費可耳或虜急已弛而上自不負前言則可耳若今遼事募卒安家多者十金少者三金事

未定而紛紛逃歸、天下莫問、中人數百錢買一厮養、豈不終其身、而乃侮國家不浹歲或中途而逃、此於法當誅、使隸尺籍、亦如寬大辟者以戍也、烏得謂之苛乎、

本朝軍職世其官、報功甚厚、而兵制亦精、然吃緊之處、在於襲職時比試令曰、軍官子弟、年二十歲襲職者比試、年未及二十歲者待年及試、初試不中、聽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再試、中者食全俸、仍不中、降充軍、初不中而猶得襲、蓋恐防苛求之弊、待之恩甚寬、再試不中即充軍、為法甚嚴而人不能怨、自永樂後、

新官免比試而比法壞矣。新官者，靖難時從龍者也。此可與開國比乎，免新官，最不平也。而欲獨伸法于舊官，其能乎，失此竅會，而世職便為兵制一大蠹，鑰異珍而無匙，更貧於匹夫，此之謂也。

周禮禁原蠶，原蠶者再蠶也，蠶與龍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之。今江南無馬，亦不禁原蠶，河北山東有馬，亦不知原蠶，豈不然歟，此非聖人孰能知其微，若它人言之，則羣笑矣。

楊文襄一清清理陝西馬政，請復六苑草塲地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定為大小中苑，除歲給軍騎操外，可

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疋、足支陝西三邊之用、如此則地四頃始牧馬一疋也、大約亦寬爲之制耳、亦未盡其利也、邊馬所籍、山陝遼東耳、遼東十二監、正統末乃裁其十、天下事孰不壞于變法者乎、

令六部之吏稱都吏、其名亦甚古、漢詔曰、二千石遣都吏巡行、不稱者督之、當時無此位號、總以稱曹掾耳、

王荆公方田法、以六尺起步、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爲田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以一百六十步爲一方、分五等定其稅、若瘠鹵不毛、及衆所共利、若山林陂池溝

路墳墓、不方不稅、此是丈量一遍耳、初何厲於民而說者以御史臺受訴、以有田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二十七畝者、其租稅有十三錢增至二貫有二百者、有二十七錢增至貫四百五十者、夫以多為少、此是承行者之弊、勢豈無百之一二、以少為多、或原係隱匿、正當改正、而後之論者、遂以不務慎重守令行款養恵牧之政、委任責成、顧遣使者行天下領其事操切驗擾、用為民病、不知使者有驗擾之病、有司有執闒之病、驗擾者尚可用法調劑、執闒者、置天下事於一無所成、總之行法於守

成之曰難於創業者萬倍也

賈似道買公田、譬如富室之收租、未爲厲民、但以小人行之、以四十緡而抑買十緡、又付之度牒告身、此爲厲耳、後之官田、即此遺也、以其重而均攤之、均攤之是矣、抑究其本否耶、故唐時尚以爲王田而授之民、則民無辭矣、

浙西田、即今嘉湖蘇松之田也、租一石、是今中下田耳、宋時直錢四十緡、此時錢賤、所直銀亦尚奢也、今浙東尚有此貴田、浙西絶無也、況有直千緡者乎、當時聚天下於一隅、故田貴其宜也、今甯紹徽閩之田

貴亦以此、今之淅樂於昔矣、不可不知也

許敬庵先生孚遠為建昌守時、丈田事極精妥、其論量法曰、諸共圓凹突之田、皆以一直三廣為數細折之、法簡而易操、此名言也、可為法、

戰國時、李悝盡地力之說曰、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除山澤邑氏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唐李翱平賦書、一、畝之田、起于六尺之步、二百四十步之謂畝、三百有六十步之謂里、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

城郭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邱墓鄉井之所聚、以遂溝澮之所湊、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凡百里之州、為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十畝、宋林勳作本政書、謂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即據其見在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其言雖詳略不同、然可參酌而得也、但云方百國之里、謂古之建封準則、我終不信、古人亦有辨之者矣、

宋儒自推尊其學、每貶漢儒以張己幟、然宋儒於陰陽之學、靡不心折康節、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

蓋祖陸士衡之言耳、其徒又從而為之辭、不知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至後抱朴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則於陰陽之變化、亦未如董子之博、何以輒侮漢儒乎、

鮑魯齋謂人直生、禽獸橫生、草木倒生、以橫生倒生者謂得氣之偏、不知實不然也、物之處胎中、莫不自下而生、人之將生、必待轉胎、有不轉屬有轉者、即倒生矣、不特草木為然也、禽獸亦然、至其臨生、亦自直下、無橫生之理也、

唐時以魏周隋之後為三恪、天寶九載、崔昌衛包獻議立周漢子孫為王者後、備三恪之禮、而魏周黜矣、是時李林甫當國、至林甫卒、復用魏周、而二子黜、以今觀之、二子之言未必非也、譬如本朝、若用遼金元之後為三恪、豈得為合禮乎、故留隋而去周魏、得乎禮之中、蓋當時魏之後為元氏、周之後為宇文氏、子孫在要地多耳、凡立法不問可否、以其人為興廢、此大弊也、玄宗一身當之、而尚如此、況易代乎、

宋時泗州僧伽極靈響、即如朱子最闢之、亦云某嘗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則此時光景可知、而今則寂然

矣、蓋此等事、亦有運氣不能今古如一也、

凡陰陽術數之學、至于筳篿卦影、無不稱術士、獨稱葬師為巫、殆不可解、後思之、葬師為人斬草開山、仗劍語喃喃、此所謂巫歟、

宋時有太極感應篇一書、大率道家之學、等次人所善惡大小、列之以數、使人自驗所為乘除之、雖其言未必一一皆中、然要之使人趨善避惡耳、近世袁了凡黃、二十餘、從孔先生卜、始决志讀書、後於考較鐫食靡不驗、遂自謂終一四川大尹而無子、後從荆山禪師聞立命之學、遂依感應篇、自力為善、得擢科第、

官至職方郎、賜金紫、贈尚寶少卿、子亦擢進士、其所著立命篇述之甚詳、雲棲大師因以釋家之道、損益感應篇、余嘗十六七時、嘗合而梓之、名曰了妄錄、意以富貴子息等命、皆妄也、然借為善以了妄、則妄亦是真、今去此二十餘年、昨忽見一儒者深闢佛學、因力訾了凡之說、余竊懍然自失也、因憶考亭語一條、書之于左、廖德明字子晦、考亭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中、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思前夢、恐止此、不欲行、親朋相勉、為質之考亭、考亭曰、

待徐思之一夕忽扣門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唯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為跖而暮而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令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蔕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令之儒者動闢二氏非真有得于心亦非仲尼曾為此言也特遵宋儒之言守而弗失耳今觀考亭之語與了凡所見何異至其所論善惡不過殺生放生二端與吾儒異耳其他忠

孝慈愛貞義固無兩也然儒者釣而不網弋不射宿遠庖廚以牛易羊皆曰仁術也何嘗以必殺為是乎杜牧之論相曰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相工來和言隋文帝當為帝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為福耶為禍耶斯言也余不敢以為然呂后隋氏之所不足者德耳如其福澤則過于昔遠矣呂即大族楊即公侯然如呂之族者多矣何以人不聞而聞呂公八柱國之後不盡為天子亦未有至今存者矣隋

之後在唐備三恪。他顯者亦多矣。未殺戮殆盡也。使隋煬帝守文帝之業、則其恭勤、不為汰虐、亦未必及身而亡也、呂后相高祖、定天下、功亦不小矣、使滅妬去暴、則亦長孫之流亞也、此豈相者之所能預必哉、若止以福澤論、則數世之帝、不易百世之侯、此固定理、而非牧之書生所能矯也、牧之又曰、斷一指而得四海、人皆不為、恐亦非人情也、

儒家之說、常病穿鑿、嘗閱道藏載解莊列手咸相壺子則曰、壺者以空虛不毀為心、淵然不測為用、宋華子病意曰、宋者火所次而然、其鑿甚矣、固不能專病

儒家也、

晁文元公迥、少聞方士之術、云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其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耆年之後、愈覺清徹、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我自三十前後、奔走邊徼、遂致冐火熾、耳時每聞鈴聲、公之所聞、其殆是乎、我但不敢以為有所得耳、近世鄒彥吉憲副、亦嘗聞天樂、余以即自天中來、何必如是、後竟以瞶終、當亦是文元等耳、

馬端臨亦通儒也、其論釋道相為標竊、及互有是非、亦俱斐然、獨謂道家至杜光庭而下、專言經典科教、

然亦古者祝史巫覡爲信鬼神之遺意、蓋理之所有。而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釋氏見道家科教之有是說也、從而効之、以其所謂諸佛菩薩、美其名曰無量壽、曰消災熾盛、曰救苦救難、而以為所求必得、祈禱必應、且佛氏所謂悲憫衆生、而為之導師者、不過欲其脫離三業而濟之十地、除去無明、而納之真如、懺悔于既往、覺悟于方來、以共成佛道耳、禍福之來、非其任也、方以空寂為賢、豈復預災祥吉凶之事、以色相為妄、豈復歆供養香乳之奉、迺盛作莊嚴巫拜以希福利、不亦殊乎、此言則端臨實殊矣、佛氏之學、雖

以十地真如為主、然受持之福利、懺悔之闡悟、其說皆備、非後人倣道家科典而為者也、即如梁皇懺法○亦在杜光庭前久矣○要之此皆二氏之餘、而謂以彼學此、則直似不諳二氏書者、所言、非所望于通儒也

劉知幾史通、後之評騭者不一、雖語有稍拘、及貶史遷太甚、要之長勝於短、其論天文志曰、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今之天、不宜更加述敘、但當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數家、賢于班馬遠矣、余謂其說是也、然謂賢于班則可、賢于馬則不可、馬蓋歷敘上古以至太初、應有此、

全書有此、而後後史可省也、如班則爲襲耳、其論藝文志曰、前志已錄、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余以言其說亦是而未盡、蓋書之存亡、古今日異、唯有此編、庶幾可考、只不應以已亡之書重入篇目、如近日焦竑藝文志、唯以數家書目合爲之、至按其書亦無矣、則毫無益耳、至班氏人物表以古人載之漢史、更爲不倫、知幾未駁也、其所云應增都邑氏族方物三志、亦殊有理、自唐以後、則譜諜之學日替、氏族志、後之作者亦不能爲也、唐史獨紀

宰相世系、亦自無為耳、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李義山雜纂中、殺風景事、有對花點茶、我所未解、近世曹能始不能飲、遂謂名山名花、不宜以酒污之、二君之癖正相當也、

翟義爲漢起兵、徐敬業駱賓王爲唐起兵、此陞風氣直當俎豆文廟、呼吒揖讓、救溺之大儒、乃翟義至王元美、始得祠于名宦、賓王至胡元瑞、始得祠于鄉賢、嗟乎、忠義觀成敗、世烏有忠義耶、公論至此方出、孰謂明無人哉、

今江南之酒、自以金壇王家皮酒為第一、而無錫之蕩口次之、金壇微嫌太香、蕩口微嫌太烈、俱不可多飲、而金壇為甚、然傾城之色、日與昵款、自致短命、高逸之士、半被太峻、亦難日近矣、故獨烏程酒弟昆山而子吳江、王元美頗深此道、乃曰獨娩烏程酒、虛名似晳鄉、蓋數十年前、原稍遜今日、而佳酒在名家、元美當時所狎者、又非知味、故入官長口者、市酤不堪耳、此不知湖州負元美、亦元美負湖州也、

弇州曰、鄖中初夏、櫻桃後無良果、惟後庭有老桑二、結椹頗繁、指麾兒輩摘嘗之、初縮朒不壯樹、蓋南中

諱以為儉歳之食故也、記張天錫自涼州歸、晉人或詢涼風物、天錫云、桑椹甘香、鴟梟革響、又謝公曰、此味有王甲云、桑椹可比黃甘、恐公不信、熟時馳驛馬采供、公大以為美、云此味佳、何黃甘之足擬、然則桑椹固嘗比肩名果、薦御王公矣、余與元美俱江南人也、江南桑椹、味殊不佳、頃于河北食之、張謝之言、方知不妄、因知江南當時豈無桑椹、獨西北人津津口吻、應是北種佳耳、此義未嘗見知味者、陽秋卿為拈出、

文待詔初名壁、字徵明、尋以字行、更字徵中、世莫有

言具故者、當以信公弟亦名璧、以手怟之惠州束手而入于蒙古、博得為我家一語、故不屑同之耳、王弇州作瞿文懿公傳曰、公知誥勅、而陸太保為緹騎帥、與相嚴相表裏、其勢傾天下、彼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公朦朧挾兵部移以請、公執不可、則索金而夜要、公笑不顧曰、公毋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憚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矣、按本朝令甲、妻應封、自元配外只封見在、則正所謂最後妻也、至天啟間、以郭鞏請閣三妻並封之例、不知陸何以謂最後妻不應格也、余因有感焉、今之領誥勅者無專

司、惟意所向、則格于格者、何門不可橐金哉、此典制之一壞也、故事、凡閒住者不得封、往有以御史閒住者、予以部郎濡、將請封、問于余、余曰、此必拜疏乞復致仕而後可、或語曰、滕朧以原任御史列、孰執之哉、果然、夫司勳且不按格矣、況領誥勅者耶、

王元美曰、追摉諫臣宜第事可否、不宜獨第禍、知言哉、近昭復天啟間得禍諸臣、不論其所得禍、而第問禍之淺深、不曰死有輕于鴻毛者乎、元美又曰、往往介胄多死戰而縉紳大夫僅死守、此豈以帷幄籌策為不任鞍馬矢石耶、近日東事、士大夫死戰者、惟潘

宗顏一人而已、而七品死守者贈六卿、潘僅得三品、
他人皆錦衣僉事、而潘止百戶、嗟乎、又何可使元美
見也、
溫州王氏固世家也、而兵使叔杲者最有名、子弟俱
好文墨家大腴、近稍衰矣、其先世名毓者生七子、七
子生二十八子、二十八子生九十四子、有稍著者矣、
九十四子生二百六子、有大顯者矣、二百六子生三
百五十子、而叔杲其一也、三百五十子生四百九十
子、後復有顯者、今又一再傳矣、不知幾何、使家家若
此、天不足以養人矣、

人臣得上賜札、當珍為世寶以示後人、乃永嘉張文忠卒、而命子上所賜璽書數百道、白金印記若而枚、何也、蓋文忠三罷三起、君臣之遇隆矣、然其憂畏亦甚矣、恐有以挾重為市、流謗其後者、則文貞碑仆、再見今日矣、故公之思深矣、上待之恩、亦遂始終、人臣雖忠、不可無智、大約若此

世廟時、乙科初除試吏部第一人、可得部司務、乙科謫官府簡較、有竟推府同知、今皆無矣、待甲科者格愈破、待乙科者格愈束、嗟乎、人何以自見哉

今甲、計偕而死旅邸者、得贈一官、今不聞矣、此似亦

人主所當念也、按常熟周彬嘗贈通州州同、豈後以官卑人不樂耶、然孝廉最下者得授郡倅、何州繡也、彭孔嘉先生年未得為諸生也、太守王穄上提學御史弊徵入郡庠、而廩之、已又檄之應試南都、先生終辭廩、而莫公遠叔明亦然、此盛世事也、近年吾友譚友夏元春不第、辭諸生、主者不可、而給事中亓詩教摘其文、降為青衣生、元春遂棄去、而學使者竟檄之應試、不第即以充貢、又不第、再試于鄉、以為第一人、此可以延矣、

王弇州嘗以有大理卿兩遇恩進階即腰玉、不知階

與品二也、舉為口實、按吾郡凌藻泉翁、名約言者、以郡丞晉員外郎即歸、則六進階始得稱朝列也、乃一進而輒進朝列、此較大理兩進而腰玉、不惟忘階品之異、且不知品有正從矣、乞墓表于弇州、弇州宜闕不書、乃不能改正之、而曰刑部郎進朝列大夫凌君之墓、徒于文中曰會宮恩進金緋、然亦不時時服、略寓其意而已、文人諛墓而輕、自弇州始、而濫觴于雲杜若新都固貫人、不足論也、

近以進猶時、賁緣而擢者、不可勝計、在臺省又不欲驟離熱署、乃加京卿銜、甚至如陳維新、且以二品兼

七品矣、人稱之曰帶帽子、及事敗之日、求去帽子不可得、當時彈章曰臺省以小臣操言柄、故敢于言、若加官、則與大臣接席而不便言矣、是殆不然、祇問其所以加者耳、豈爵稍崇、遂不當言耶、則大臣又何以言也、世廟時、劉侍郎畿、不嘗以大工功加通參兼給事乎、近發奸得賞者死不承京卿以前言耳、然實未察也、

昔楊忠愍之論馬市曰、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天下之威重、甚不可、今捐金錢以媚虜、而恐議者之在其後、乃曰非全予之也、半與為市、

王中柜者曰、其半予者、必求市而後與之、昔以市為恥、今求市不可得、所云市者、鄉自欺以欺上耳○而其勢又無仇讐之百一、天子且毅然主戰惡和、而無一人敢曰不可、夫犬羊之患、何代無之、士氣若此、吾深慮耳、

王弇州詠建甯張府君曰、餘事潤屋、壯心祭肩、下語殊雋、余萬念俱灰、而此癖未忘、雖一椽斗室、尚欲楚楚、鄉書二語、以使人疑其足以潤也、可以狂訕貧者之口矣、

余嘗謂今制武官階級、大略使愚易窮、無論參遊而

上、即如指揮千百戶、為級六七、一出身即同為都指揮體統行事、此亦太無別矣、王弇州嘗極論之欲自千百戶者始、予以指揮體統行事、按王新建在軍中、亦嘗自署官、有以指揮體統行事者、其說甚可行也
嘗見羼子孫為先人述行實、于所論列不敢指名、乃諱之曰、某子甲、十年前、胡小山侍御能轟飲、按醝兩浙、屬吏嶲生、每沓中聖、一日登于陵釣臺、屬吏懼杯杓、先後行、侍御躊躇久之、呼守祠生至、命之飲、踏踢殊甚、侍御怒曰、唉、爾祖于天子不難加膝、何遂不敢與御史酬酢乎、麾之去、嘗舉此事為足相配、乃有自

刻平生集者、已騰之天下、上之天子、可怨則已怨矣、

諱之何為、頃細閱弇州四部稿亦然、嗟乎、豈不為古

人笑殺耶、人每恨弇州不為史、如此孱膽、即為史亦

焉望董狐耶、夫為吾明作者羞、為擲筆、

甚矣、居高而呼、其聲易遠也、天啟間、友人姚希孟在

詞林、讀　神廟記居注、中載江陵告上曰、可惜祖宗

刀头上掙來的天下、被令人輕輕在筆头上送了、艷

而每為人道之、其言實可艷也、不一年、即有衡文者

以此命表題、祖之姚也、然其語具王弇州策中、夫

高皇帝兢兢百折而得天下、甯使雕蟲之士從容而

蠹嚙之、吁可慨也、世人艷江陵而不艷弇州者何也、故曰不可以不居高、雖然、江陵所爲言者、人主也、其爲益也大矣、弇州徒置盈丈集中、飽學士之蠹幾何而可及也、况又名位或不如弇州者乎、嗟乎、

王元美論史曰、愚故尚欲法司馬氏、而竊意其於帝紀孔氏之文訓故尚書家語而節略之、以爲不稱又生不及遇左氏傳、故其叙春秋世家外忽而不詳好自發其意、故於刺客遊俠貨殖佞幸之倫偏捄而不忍斥、有能刪節其凡例、自羲黄而下迨於今爲一家言、此欲改削史記而益之者、李本寧嘗謂余曰、太史

公自五帝至建元、不過史記三十篇、而今史蕪冗、欲自建元以至今日、彷其義例、輯成一書、無漏無支、使文筆足以後先暉映而倍之可也、吾老矣、子其勉之、此欲置史記而續益之者也、即梁武通史之意、夫以文章則可續也、未可易也、易未必勝、則靡易也、欲以合大觀一義例、元美之言尚矣、雖然、吾日月易邁、方負本留、何言元美、

蘇長公守我湖日、正得四十四年、王長公分守湖時亦適同、此我湖一故事也、

王元美答李駒書、欲加私謚於李子鱗、自文外爲貞

若介若憲者皆可、欲令放美草一議後竟寂然近日北地已得論文昭、濟南自當朝廷與論、何言私也

石室老人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以畫竹法作書然不關破三昧、或曰畫竹如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余以為枝如草、其意尚在影響、節如隸、不如葉如隸也、我嘗有詩曰、八分為葉篆為枝然恐得其形似、而未得其用筆、又曰葉如蟹足折釵枝篆之一語古人曾云具三者則余直揭破秘密藏矣然非深得之不能言、非深得之亦不能解也

王元美謂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

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余今年三十六、止一子七歲、而孱病於前五者備嘗之矣、於後三者未知何如、祇硜硜之守、雖遭無妄鑠金、自謂白璧猶故、然賀知章縱心沉酖蘇子瞻攻蜀黨、不免置於此科、余烏得獨免也、

王元美云、大抵世之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而名者、有廣引同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通來狙獪賈胡、以金帛而買名、淺夫狂豎至用詈罵謗訕、欲以脅士大夫而取名、嗟

可恨也。元美此言甚核。無暇遠引。即以本朝論之。如宋文憲楊文貞李文正。皆以貴而名也。王濟之楊用修。唐應德。皆以科第而名者也。如文徵明。祝希哲。皆以它技而名者也。如方希直。王稚欽。皆以先達吹噓而名者也。如李獻吉。何仲默。邊廷實。李于鱗。宗子相。皆以朋輩標榜而名者也。雖起名自有其質。而或浮或早。無不以此而成。余雖忝為文人。聞孫而我生也晚。性多慧。迂行年三十六。尚以一官屢沉屢浮。且攜多口。科第自其餘事。却以國家之急。未三十而奪其業。一入石渠。旋終老革。臨池盤礴。俱不遂志。先達父

行、頗有寄托衣鉢之意、而性亢多躁、不能唯阿求譽。其他不以文而貴者、更疾之如仇矣、平生交友、亦盡一時之彥、而好作盡言、不能抑心互誇、如狙獪撞債、適年以來、所見買名謗訕之輩、日多一日、痛口拄之、此輩自立名、雖終不果、而敗人有餘、宜乎天下亦頗知其能言、而終不以為儉歲之粱目為當戶之蘭也、雖然、我所恨者、自恨于可大可久者未知何如耳、不浮不早、豈無千古、

王元美云鬱金香草也古以降神於後世為姜黃作浸灌臭物以時變或鬱金漸不香或其種中絕而薑

黄特其貌之近似耳此元美徒見藥肆中以薑黄抵欝金耳今實有欝金特不易多得著書留後疑者闕之何可草草

李于鱗深賞太公筆銘、王元美以為蒙恬始制筆、疑其贋作、然博物志曰、筆始于舜、則未為贋也、以意度之、戈矛甲胄、自黄帝而下、漸備之矣、何獨於筆始待蒙恬、古人竹簡漆書改用墨、非以毛縛筆不便恬或易其法耳、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四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末利花、梵語云、此云柰花也、然此土自有柰花、盧橘謂即今枇杷、據吳錄地理志魏氏花木志、固自有盧橘、當以盧橘夏熟、且橘渡淮而化為枳、不宜栽之上林耳、王元美以蜀土所產、移栽上林、固宜亦為此耳、然近日易州有橘一枝、歲結實百餘枚、無異江南也、物固有不可常理格者、徒爭較于毫端、幾不為造化小兒所笑、且漢高時、南越王獻龍眼樹武帝于交趾移荔枝百株植上林、此更二千年而閩粵之外吳浙

尚不能栽者、當時已種之矣。何獨疑於盧樀耶。

古者尚書八座三省侍郎。白恰低幘。出入挾門。出入挾門、非朝會之時也、以近職竟日在密地方。得衣便服耳、令內閣中舍、入直去帶。亦此意也。

荀子曰、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註、去疾張良之祖、元美曰。然則去疾亂韓、而良能為韓、克蓋前人之愆者也。我以為未必然。孟嘗亦何嘗篡乎、當時大臣稍自任如孟嘗之所為。故名法家直坐之曰篡、非實錄也、觀曰可謂、其深文可知矣。

漢儒曰、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然則中華

久有蒉茨矣、何煩馬援致謗耶、總之以儒者之言、則古帝王以至漢高、俱無父者也、即有之、亦如夢寐之異徵耳、豈有無父之子哉、然實有夢感而生者、我聞其語、我見其人矣、

曾子以蒸梨不熟黜其妻、而顏氏家訓有云、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遂終身不娶、此非有狱牾也、以出作死耳、

帝王世紀曰、桀日夜與妹喜及宮女飲酒、置妹喜於膝上、好聞裂繒之聲、發萬繒裂之以適其意、肉山脯林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故史皆言桀以妹喜

亡、竹書紀年曰、桀命扁伐山戎、得女子二人、曰琬曰琰、愛之而無子、斵其名於苕華之上、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其事似不同、我以無不同也、唐明皇先寵武妃、後寵阿環、唐高宗先寵蕭王、後寵則天、沉浪人主、何所不至、寵妹喜而釀夫天下之禍、禍未及發而寵已衰、此常理也、裂繒事言周幽王於褒姒、世紀却言桀、

古之逸史家往往謂舜囚堯、故有囚堯城在陽城、舜為禹所逼、故陟方於蒼梧、未南巡之日、嘗囚於朝歌、故朝歌有獄臺、又曰、桀棄元妃於洛曰妹喜氏、以與

伊尹交、遂以夏亡、故國語亦曰妹喜比伊尹、妲己比膠鬲、如斯言也、天下之淫殺、無有過于聖君賢相者、亦足以爲凶人解嘲也、

古來正大位以後生太子者、惟商受劉劭而已、故說者以爲不祥、然周成之生康、一賢足以洗二醜、今天子遠在周成之上、天祐國家、乃生元子、必能溢康駕周、垂美萬世矣、

人知周亞夫細柳軍不納天子以爲眞將軍而不知司馬穰苴之夜却齊景公也人知漢太上皇之新豐鷄鳴識家而不知爲戚夫人思洋川亦嘗致長安也

也人知田文有鷄鳴之客而不知燕丹之出門亦嘗為鷄鳴而衆鷄皆鳴也人知莊周有蟻何親鳶何仇之言而不知澹臺子羽不葬溺子亦嘗曰螻蟻何親魚鼈何仇也人知淮陰之報漂毋丿不知南卓之報蔡州城南老嫗也人知陶隱居之華陽洞而不知東方朔之為華陽舊主也人知崔相國之女名鶯鶯而不知范十郎之女亦名鶯鶯也人知樂府之碧玉而不知司馬義之妾亦名碧玉也人知魏文帝之夜來而不知天寶名妓亦名夜來也人知為平原定縱之毛遂而不知墜井而平原君痛哭者又一毛遂也人

知魯秋胡而不知漢又有魯秋胡也人知寗滔妻之迴文八百一十二字不知唐范陽盧母王氏亦作迴文八百一十二字也人知吕氏春秋有能增減一字者予千金而不知揚子雲稱淮南子一出一入字直百金也

王元美考姑蘇字義謂王順伯高德基謂姑蘇乃姑胥也凡山與臺皆以伍胥得名是又鄉語以胥為蘇故誤曰姑蘇後遂為蘇州按續圖記云姑蘇臺一曰姑餘史記正義云在吳門西南三十里姑蘇山上山水記曰闔閭作春夏遊焉又云夫差作越絕書云闔

閭作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然則姑蘇之或謂姑胥、或謂姑餘、不可知、而始於闔閭、成于夫差、豈得云因伍胥而悞也、其考訂甚詳、然漂栗牘曰、吴王璧羽與戰楚不利而百姓疲敝、王將卒有六甲晝見吴之分野、王訓其子齊言曰、嗚乎、王嚕罔欲保厥家强國疲民國卒越弱華余多事于楚邦、惟民底疢、天弍示象六甲晝見於我吴、陰陽靡已、罔分、節候靡已、罔配、政教靡已妄布、農時靡已罔授、信逞於或師敵者我克尚匪仁君逞民瘁爲攸利余疾屬固多漸、爾惟保而王之統緒、無底失墜、余於地下惟爾勳、從兹以往、爾

姑蘇我民乎嗚乎因違者余言國乃昌子孫其吉民
乂而式匪後言訖屬續太史籍之藏之玉牘齊言於
是起姑蘇之臺以志之後十餘世巫臣復通吳於上
國而楚人懼其事之真妄不可知然與前所紀諸家
言俱慌惚也元美其郡人而不能詳其事使用修爾
爾不知元美應作何啗噱耶鬚吳謂為蘇胥則今胥
門是也俗謂為西不為蘇也

席帽唐宋士大夫俱戴之宋初新進士戴之釋褐即
去唐宋之進士即今舉人也故李巽累舉不第鄉人
侮之曰李秀才空去空來席帽甚時得離身後詔御

史兩制知貢舉官新進士上三人許服之、本朝　太祖時、太學諸生俱奉使出、故賜戴遮簷大帽、即席帽之遺制也、然太學生皆鄉貢歲貢諸生也、故景泰初、開援納之例、有革車買得截然高、謂以三百兩而得大帽也、以此太學生漸不欲戴、而自鄉貢起者無論已、入太學者皆戴之、以自表異、雲間為甚、先大父嘗見西賓鍾君中第歸戴此、笑曰、先生何為易此、曰我厭舊耳、今二三十年、絕不見人戴矣、按故事、本為進士所戴、而今之鄉貢、即古之進士、則卒業太學之後戴之、既為法古、又為從今、何為而不然、

王元美曰、漢高既有天下未及封功臣而諸將聚沙中偶語、留侯言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臣年表、曹參至陳平九人、皆以十二月甲申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又以正月丙午封、周竈以丁未封、丁復以戊申封、呂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沙中偶語之輩、僅陳武輩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謚美談、未必實也、余以不然、正惟封曹參等大功臣而他未及也、乃周竈等三人各以一日後先封

之、似若有不得已之意、凡事定則人心定、今以數年之戰、不以一日封而陸續為之、人心不勝希望、希望之極、遂有不勝封而報怨尋隙坐罪之疑、所以急欲反也、陳武輩非有大功、亦豈在周寵等下乎、此沙中偶語之所以必致也、故我　高皇論決而一日行之、卓哉、過於漢高矣、凡論古人事、當以身設處之、而模擬其情形、偶得一考據、即恣意而疑、此書生本色、豈所望於元美乎、元美天上、當首肯予言也、

耆老詩酒之會實為盛事所聞者若洛社耆英白居易等後洛社耆英則富弼文彥博等至道九老則宋

琪李昉僧贊甯寺本朝正統間杭州有郎子貞等嘉靖間湖州峴山逸老劉應麟顧應祥等本朝兩會惟我湖其名爵皆盛然皆無相也後洛社與至道俱有兩故相至道有方外更覺為雅然以蜀寇作不及宴明年昉卒雅事之難就如此

古來堅忍人、如司馬仲達、亦可謂無兩、乃于避曹托風痺時、一日曬書暴雨、不覺見起收之、為婢所見、婦殺之而自執爨、猶為孟德所遺親信令史所窺、遂幾見收、可見古來名士、大槩惜書勝命、無怪日月重光之詩、能與老瞞掩映也、

元美曰、史稱張歐未嘗究民、按晁錯之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棄市、廷尉歐與丞相青翟中尉嘉奏也、于定國民以為不冤、而趙蓋韓楊之死、皆其獄也、其言外之恨、以其考思質公抒之獄、出於鄭端簡之手耳、吾嘗致恨端簡不能以去就爭、幸後一去差足洗耳、然恨不去之早也、雖然元美好雌黃人、而於端簡不敢置一辭、其不滿之意、如是而已、平生以文章詆唐應德不遺力、致思質之死、以應德有力焉、不爾、不當織人也、苟爾、則亦不共之仇矣、反於文章中釵其事而不敢指其名、我以為於道缺如也、

朱考亭久贈徽國矣、元時改贈齊國、以大國易小國也、故元人文章中每稱齊國、而今不稱矣、杜子美曾於元時謚文貞、今亦無人知之也、豈非君天下而摧不伸於後世耶、文天祥、元時曾贈官、謚忠烈、而神即不饗、乃改題其主、此固未嘗受之、又不必言矣、

平生耆孔方不相眷、徒有嗜古之癖、嘗破產假貸得一二晉唐真蹟、亦隨手散去、蓋性不能如古人寶惜如命、而奔走南北、屢不戒於宵人耳、自分此生不得意、無絲裒積、然尚有一往事、時往來於懷、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遺之仲山甫古鼎、楚昭輔平江南、有運

籌功、議封拜自陳、願寢前命、求李煜書画、上嘉其意志、遂以名筆僅百盡賜之、种放被召不至、時真宗祀汾陰在道、問使者云、臣到放所居、適于草廬中看畫水牛一軸、詔閲行在所得古畫四十餘軸悉賜之、人生未可量、兩事豈不得一耶、聊以自解、

書画彝鼎之估、與時上下耳、不能一也、如東坡墨蹟、宣和時官定價、每紙萬錢、今佳者亦不能三倍、即宋錢賤、亦不能五倍、無論魯直所云萬金之價不可得、即禹券二百千、亦杳然也、唐時閻立德屏、值金一萬、吳道玄值二萬、次者萬五千、今固不可得、亦不聞此

價也、唐太宗得蘭亭、賜老僧辨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而蕭翼拜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餅一、金縷餅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廐良馬兩匹、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以房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今固無如此物、亦未聞如此價也、宣和購蓋敦鏡甗尊彝之屬、其直爲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今則千金止矣、歷世更多、五百年、而價不益也、豈非物無定價、時爲之歟、至因所尚而上下其價、無論時代之異、即數年之間、而意向一移、高下頓殊、正以女無美惡、惟容悅已者耳、

賈嵩為陶宏景撰傳敘謂世祖初拜振武將軍宜都王侍讀總知記室參軍事尋除左衛殿中將軍時論稱屈出遊諸名山還都錄振武除奉朝請至姚思康梁書李延壽南史直云為諸王侍讀奉朝請而已豈以將軍非雅職為宏景諱耶如此置杜征南阮步兵何地